



2021年,为了那些我所热衷的与阅读相关的活动,我虽然到过淮海中路上的上海图书馆和大隐书局、黄浦江畔的建投书局、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等等,但我签到最多的,还是朵云书院和思南文学之家。

“朵云”之间是“思南”

■ 吴玫

“朵云”,所指是朵云书院。“思南”的全称,则是思南文学之家。

可以地理位置来解释文章的标题。

到目前为止,上海冠名“朵云”的书院总共有四家,一家是位于浦东上海中心52层的旗舰店,一家是在松江的广富林遗址朵云书院,一家是跻身市中心长乐路上的戏剧店,还有一家则在同为市中心皋兰路上的诗歌店。如果,将浦东的旗舰店和松江的广富林遗址店说成是思南文学之家的左邻右舍有点勉强的话,那么,门牌号码为复兴中路505号的思南文学之家就千真万确地矗立在了诗歌店和戏剧店之间。

假如以这个标题来总结我于2021年参与过的阅读活动,也是恰切的。在这一年里为了那些我所热衷的与阅读相关的活动,我虽然到过淮海中路上的上海图书馆和大隐书局、黄浦江畔的建投书局和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等等,但我签到最多的,还是“朵云”和“思南”。

曾经,我是一个话剧迷。

遥想当年,我狂热地追看在上海舞台上演出的话剧,而当年的话剧,也从没有让我失望过,像在长征剧场演出的《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在瑞金剧场演出的《吝啬鬼》、在上海戏剧学院剧场演出的《物理学家》、在解放剧场演出的《留守女士》,等等,都成了我记忆中的珍藏。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话剧被更容易吸引观众的影视剧挤到了边缘地带。等到话剧重新登堂入室,我发现它已经不是我喜欢的样子,所以,不看话剧已有经年。2021年4月10日下午,朵云书院戏剧店举办了一场活动,《“尘埃落定”:从文学到话剧,如何用诗意再现历史”。我是为了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去的活动现场,嘉宾们让我在进一步认识了《尘埃落定》的文学价值的同时也让我意识到,我可能误解了上海的话剧舞台。倾听他们声情并茂地述说将《尘埃落定》由小说改编成话剧的过程,我当即决定第二天下午还去“朵云”戏剧店,因为一场主题为“我们与戏剧的距离”的活动,会在那里开启。

4月11日下午,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先生领衔的“我们与戏剧的距离”,彻底扭转了我对上海话剧舞台的态度,所以,打那以后我又开始进出出话剧剧场。有意思的是,像是为了奖励我重新爱上了话剧,“朵云”戏剧店2021年的最后一场活动又是关于戏剧的,名曰“俄罗斯作品的舞台呈现——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特别活动”。我当然不想辜负“朵云”的美意,冒着姗姗来迟却特别寒冷的冬日,不知道是2021年的第几次,又去了“朵云”戏剧店。由上

海大剧院首任艺术总监钱世锦先生和复旦大学俄语系副教授李新梅老师共同担纲嘉宾的这一场活动,其实是为了与我们一起畅想将于2022年6月在上海大剧院推出的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能将《剧院魅影》《猫》《悲惨世界》《妈妈咪呀》等著名音乐剧引入上海,钱世锦先生功不可没,而他这样年龄的文学爱好者,又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尽管如此,钱先生也难以揣测《卡拉马佐夫兄弟》变成音乐剧后会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已经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著掰开揉碎变成自己思想一部分的李新梅老师,又会怎样预测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呢?哪晓得,太熟悉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后,李新梅老师比钱世锦先生更加谨慎。于是,“朵云”戏剧店2021年的最后一场活动,竟然是以一个大悬念为句号的。

其实,“朵云”戏剧店的每一场活动,都能在参与者心中激起阵阵涟漪。关于日本作家堀辰雄的小说《起风了·菜穗子》那场活动,让我想起了由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风雪黄昏》带给我的感动;加拿大文学女王、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疯癫亚当三部曲》中文简体字版的首发式,让我真切切感受到了文学的警世作用……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夏天在那里看的一场电影,一部根据爱尔兰作家科雷·巴雷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格兰贝的年轻人》,灰暗的天空、破败的街区、戾气十足的人们“联手”造成的男主角的青春期疼痛,看得我久久不能释怀,所谓艺术魅力,大概就指这种效果吧。

2021年的“朵云”戏剧店,给了我不少难忘的瞬间!一样留我行踪的“朵云”旗舰店和思南文学之家,也从没有辜负过我。

“上海之颠读书会: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让我看到了周嘉宁、王占黑等一批年轻作家正在试图用自己的记录为未来的上海留下她们在此时刻看到的上海。

上海图书馆资深碑帖专家申威先生的精彩演讲,则用“板凳要坐十年冷”练就的功夫,为听讲者构筑起了2个小时的高空“金匱石室”。

小说家赵松和诗人胡桑,是那么热切又急迫地要与读者分享作为“短经典”的忠实,他们从上海九久读书人出版的90本世界上最棒的短篇小说集所得到的阅读快乐。

以刘铮先生的新书《既有集》发布会为名的那场活动,则让到场的读者在愉快的气氛中见识了文学批评家们的可爱之处。

……

在“朵云”和“思南”的一场场活动中获得真知灼见之外,我还收获了一次次感动。一位年过古稀的许先生,是思南文学之家的忠实粉丝。自

素色清欢

成也在义,败也在义。成在大义,败在小义。

桃园说义

■ 朱钦芦

秋叶染黄的时节,家兄和姐妹从成都来到北京。这次我为他们安排的一处游玩地是涿州。涿州是南距北京五六十公里的一个县级市,河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据《史记》记载,涿州古称涿鹿,上古轩辕战蚩尤的故事就发生于此。这里有《水经注》作者“酈道元故居”,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祖籍地,还是两位唐代著名诗人的故乡。其一是“僧敲月下门”的贾岛(其故乡现已划入北京房山境内),其二是“初唐四杰”的卢照邻。这里建有供奉着他的卢氏祖宗卢植的“卢氏宗祠”,被称为世界卢氏祖先的基地。卢植是东汉末年的一个重要人物,《三国演义》第一回多处提到他。但是我的兴趣是他的一个弟子及其结拜的两兄弟:刘、关、张。为了让亲人们对我们要去参观的地方有所了解,我把家里那套《三国演义》图书找出来,指定让他们着重读第一册“桃园结义”。是的,我们准备去的地方就是桃园结义故地的“三义宫”和“张飞庙”。

三义宫在刘备的家乡楼桑村——近2000年未变的村名,让人联想起刘家篱笆东南角上那棵像伞盖一样的桑树。山门的券洞里,一个售票员问我们从哪里来?听了“成都”俩字,他立即站起身来热情地欢迎我们:“成都和涿州有缘!”是啊,刘关张的事业起于此地,兴盛和终结于成都。解说员告诉我们,三义宫始建于隋朝,历代均有修葺。这组建筑的规划始于明朝,由武宗皇帝钦赐玺书敕建。痛心的是十年动乱中除山门外,均被拆毁。眼下的建筑为1996年重建,占地面积60余亩,三进院落格局,7个大殿,分别供奉祭祀刘关张、诸葛亮,甚至还有哥仁的坐骑的卢、赤兔和马驹马。虽是复建,80多尊塑像基本依循着《三国演义》连环画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心中已有的形象毫无违和感。牌匾和楹联的题字亦很入眼。兼有文物和艺术价值的是风雨碑碑,石碑上刻画的两丛竹叶,细看是一首五言绝句:“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传说是关羽身

陷曹营时所作,以竹喻志,以画藏诗。虽然知道当不得真,还是非常欣赏这件已被有关部门定为文物的作品。还值得一提的,是金元时期的著名文化人元好问的诗碑,以摸鱼儿词牌,凭吊和感怀刘备从涿州到成都的创业一生。

张飞庙位于桃园办事处忠义店村,距三义宫不过五六里地,其规模比三义宫略小,由“张桓侯庙”和桃园两部分组成。张飞庙始建年代不详,20世纪70年代损毁,但存有明清两代重修的石碑。现在的建筑也是90年代恢复并扩建的,有马殿、正殿、享堂和墓室。正殿有乾隆御笔的“流芳百世”匾额,以及一副楹联:“雄起超千碎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桃园是当年哥仁结拜处,现亦栽有一片桃树。园中有亭,亭中据说张飞夏季藏肉的古井。漫步桃园,发现枝头上居然有花朵在秋阳下开放。而彩塑的结拜兄弟正在桃树中大碗豪饮。这情景,让人不禁浮想联翩。

中国历史上结义的故事多了去,何以刘关张的结拜这么深入人心呢?也许是因为他们这一拜,拜出了一段精彩绝伦的改朝换代的故事,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结拜更应和了广为流传的传统价值观。何为三义?表面意思似乎是三人结义,其实指的是刘的仁义、关的忠义和张的仗义。尤其是忠义二字,被关羽给演绎得正气凛然,千古流传,以致那以后的中国最多的建筑非关帝庙莫属。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结义不只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分”的狭小格局,而有了鲜明的政治指向: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就和绿林响马或者江湖黑社会的哥们义气有了根本的区别。即他们的义气,首先是大义——尽管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其大义可圈可点。但是,他们有没有摆脱江湖哥们义气这种小义的束缚呢?当然没有!而且正因为如此,一手好牌最终让哥几个打得稀烂,毁了他们的事业要了他们的命。

关羽对大哥和小弟是没得说,但是他只论兄弟,不论是非,对兄弟圈子外的人,总有一种排斥的态度。刘备想寻访贤能,他却不以为然。哥哥的话他都听,睿智的军师多次叮嘱他贯彻联吴



徐建军摄

2014年2月起,思南文学之家的思南读书会已经举办了381期,许先生几乎一场不落地参加了。已经退休的许先生也喜欢旅游,为了不错过思南读书会,许先生会尽量避免星期六下午不在上海。那一次,回沪的飞机是星期六上午抵达虹桥机场的,下了飞机后许先生索性拖着行李箱直奔复兴中路505号。

电影《爱情神话》正在全国各地热映。一位“90后”山西籍小姑娘编剧和导演的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小成本艺术片,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一波又一波好评。我在影片公映后第一时间观看了此片,也喜欢得线上线下地将这部沪语电影推荐给我的那些全国各地的好友们。只在上海生活了6年的小姑娘,占尽了“隔岸观火”的优势,将我们这些久居其间而变得无感的上海风情,以涓滴细流表述得情真意切。是的,影片的重要场景永康路非常上海,影片的主要角色李小姐、格罗瑞亚、蓓蓓、老白和老乌都是非常上海的男人和女人。然而,就像上海女人不可能都像《爱情神话》中的三位女主角那样个个婚姻失败一样,将上海银幕化得如此真切的这部电影,也只能“照录”上海市民真实生活的一个侧面、一个层面。

君不见,只要是读书活动,无论是在浦东的朵云书院旗舰店、松江广富林遗址朵云书院,还是朵云书院戏剧店和朵云书院诗歌店,更不要说有着更强号召力的思南文学之家的读书会,总能招募来足够多的忠实听众——我想说的是,“朵云”和“思南”里那些随讲台上的嘉宾同欢乐共悲伤的阅读爱好者,也是上海的一道风景。

抗曹的方针,和东吴搞好关系,他只是表面诺诺,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和重视,以致破坏了抗曹的统一战线,最后落得个败走麦城,身首异处的结局。

张飞则是在二哥身亡后情绪爆燃,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描写了他的这种状态:“闻知关公被东吴所害,旦夕号泣,血湿衣襟。诸将以酒劝解,酒醉,怒气愈加。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有鞭死者。”不仅如此,那边诸葛亮和诸君子好容易把刘备给劝得理性了些,张飞赶回来又把火给拱起来了:“他人岂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舍此躯与二兄报仇,如不能报时,臣宁死不见陛下也!”激得刘备当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走上了不归路。而这位三弟,尚未等到为二哥报仇的那一天,就让忍受不了他暴虐的部下先报了仇。

刘备在大多数情况下,给我们的印象都是从善如流,比他两个义弟脑子清爽多了。但是,二弟一亡,他完全就心智迷失、情绪失控了。在众臣的拥戴下,他刚称了帝,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要给关羽报仇。忠勇的赵云首先站出来反对:“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赵云在大多数情况下仗都打得漂亮,没想到看问题还能这么透彻、尖锐。而这位新皇帝的回答就让人大跌眼镜了:“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群臣苦劝,全不顶用,急了还要杀人。即使是他从来说言听计从的丞相亲自具表劝他认清大势,他竟然也不给一点面子了,竟然“掷表于地曰:‘朕意已决,无得再谏!’”接下来他的出牌不错才见鬼呢!

结局是我们都知道的,大败,四年里这哥仁一个个都追随着去了。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经他们这一瞎折腾,蜀国原来大好的局面不在了。可叹鞠躬尽瘁的诸葛亮面对这以后的局面苦苦支撑,到底也没有办法把《隆中对》中制定的政治和军事蓝图完整地施行下去,而蜀国后来也成了鼎立的三足中最先断掉的那一足。

唉,成也在义,败也在义。成在大义,败在小义。足以对那些至今尚对哥们儿小义津津乐道者戒。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期待,叶兆言先生的下一部著作,带给读者一个现代化的、人民安居乐业、文化空前繁荣的崭新南京。

回首金陵岸

■ 毛庆明

草长莺飞的江南四月,得知叶兆言先生要来我居住的小城马鞍山举办讲座,可是我已和朋友们约好再去皖南。无奈,我将入场券交给了麻豆爹,于是,皖南归来,我得到了一份两小时左右的讲座录音,和一本叶兆言先生签名的《南京传》。

叶兆言先生文字功底深厚。以前读他的《陈年旧事》,民国时期南京城里的人物肖像,跃然纸上。心中很是佩服先生撰文叙事深入浅出的本领。读他的小说《后羿》,感觉先生不仅渊博,还不陈腐,一个民间神话故事也可令他脑洞大开。

由于历史知识的极度匮乏,少年时期的我,一直认为在北京城内奢靡玩耍的隋炀帝,是为了一睹扬州琼花的芳华,才修凿了京杭大运河。即使后来知道了大运河的真实功用是漕运,我依然以为,那是隋炀帝将大江南粮仓的稻米运往北京城的唯一水上通道。直到近日阅读了叶兆言的《南京传》,才完全修正了我记忆的错误。

事实上,隋炀帝绝非声色犬马之辈。“遥想当年,20岁的隋炀帝杨广,从江北的桃叶渡杀过来,统军灭陈,进入南京城,那是何等的英雄豪迈。”六朝古都南京的最后一位君王陈后主,过于依赖金陵的“帝王之气”和长江天堑,兵临城下依然“秦仗纵酒,赋诗不辍”,正是落在杨广手里,随后杨广开科取士,开凿大运河,都是可载入史册的业绩。隋朝先定都长安,设洛阳为陪都,后迁都洛阳,大运河正是以洛阳为中心,南北辐射。

马鞍山离南京只有15分钟的高铁车程。女儿小的时候,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我就带着她去中山陵游玩,去雨花台凭吊,在新街口新华书店一坐就是一整天。现在,更有相当一部分马鞍山人,在南京和马鞍山之间,朝九晚五地生活。马鞍山人可能没去过省城合肥,却不可能没去过南京。然而读完叶兆言先生这本厚达510页的《南京传》,我发现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守着一座陌生的城市,我喜欢把玩玲珑剔透的雨花石,品尝不加辣椒的鸭血粉丝汤,在落叶萧萧的明孝陵徜徉,可是我并不认识它,更不了解它。

回首金陵岸,只缘起三国。赤壁大战后,魏、汉、吴三国鼎足,碧眼紫髯的好汉孙权做了皇帝,定都南京,号称东吴,南京的历史由此开始。东吴被晋所灭,司马炎定都洛阳,号称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以后,西晋被北方蛮族灭亡,皇室“衣冠南渡”,司马睿在建邺(南京)延续晋朝,史称东晋。

东吴58年,东晋103年。公元420年,大将刘裕废了东晋皇帝,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南朝宋国,开启了宋齐梁陈的170年。而这六个建都南京的朝代,共同构成了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

作为六朝古都,南京城市建设在这320年里,有了长足的发展。也在南北不断的交汇冲撞中,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和文化。然而不幸的是,作为古都的六朝,都是以亡国为句点,殊途同归。作为亲历者的虞信,无法正视梁朝的惨败,写下了不朽名篇、六朝挽歌《哀江南赋》。“不名为赋,当视为亡国大夫之血泪”。

六朝最后一位君王陈后主写得一手好诗,他的《玉树后庭花》颂的是爱妃张丽华,却成了流传后世的是亡国之音。“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丽华膝上能多记,偏忘床前告急时”。隋军攻打建康,前线告急,陈后主却将急件遗忘在张丽华的床头,以至于贻误战机,陈朝灭亡。“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张丽华被杨广斩于清溪,陈叔宝却继续在隋朝的长安偏安了16年,从未把亡国的痛放在心上。如此,亡国之殇又岂能是一女子生命所能承受的呢。

文学造诣在陈叔宝之上的另一位君王是李煜。李煜的爷爷在南京建立南唐,为南京换来了40年的和平和发展,然而北方后周三度入侵,南唐军一溃千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代词人李煜,成了又一位亡国之君。

平民皇帝宋元璋建都南京,在位30年,其子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18年,迁都北平。也许永乐皇帝看清了秦淮河边夜夜笙歌,好日子迟早到头。大明王朝延续了635年,永乐皇帝的迁都当是明智之举。六朝古都,外加南唐、明(初)、太平天国、民国,合称十朝都会,唯有明朝不是灭亡于南京。

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坐在朱然公园里铺满银杏叶的草坪上,我遥想着葬于紫金山南梅花山内的孙权。三国时,马鞍山是东吴的丹阳郡,与首都建业(南京)咫尺之遥。时势造英雄,彼时的南京,与扬州、苏州、徐州相比,毫无优势可言,正是横空出世的孙权之个人想法,决定了南京的未来和发展,孙权选择了建业,历史选择了南京。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华门明城墙的砖石再厚,也没能抵挡住日寇的铁蹄。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南京留给我们最近、最惨烈的记忆,是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一座城市的沦陷,伴随着无数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如今84年过去,随着亲历者的离世,历史会被淡忘吗?感谢叶兆言先生,他的《南京传》,是对南京历史相对完整的真实记录,是一次穿越历史的奇妙旅行。

叶先生说:“依照古人从前朝写传惯例,《南京传》截止在1949年,以后的南京历史,应该是下一部书稿,可以告诉读者,这已在计划之中。”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期待,叶兆言先生的下一部著作,带给读者一个现代化的、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文化空前繁荣的崭新南京。